

奇花

陈模 著

高燕 插图
姜吉维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奇 花

陈 模 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230 1/32 14.75 印张 290 千字

197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00 册 定价 0.96 元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出版说明

在祖国几十年烽火漫天的征途上，有少年儿童的脚步；在宏伟壮丽的革命历史画廊里，记载着少年儿童可歌可泣的功迹。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那天起，就象园丁爱护幼苗一样，把少年儿童当作祖国的未来，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开创新时代的希望，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党号召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在战斗里锻炼成长，为拯救苦难的祖国贡献力量。于是，在大革命时期，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团员们尽自己的力所能及，支援北伐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共产主义儿童团，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保卫苏维埃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了儿童团、学生会，团结广大少年儿童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解放区组织同学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伟大的解放战争。同时，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在人民军队里，还有少年儿童武装组织：少共国际师、工农红军少年先锋队、少年铁血队等。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有秘密工作的地下少先队、报童近卫军，还有进行合法斗争的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

革命的少年儿童，在革命洪流里，沐浴着党的阳光，步伐豪迈，歌声嘹亮，斗志昂扬。他们跟随父兄，怀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怕艰

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努力掌握革命本领，忘我地参加战斗。

千千万万个孩子在革命暴风雨里成长起来了。他们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有的为革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成了人民喜爱的小英雄、小模范；有的在枪林弹雨中，或是在白色恐怖下，为祖国、为人民、为壮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记在人民心里。他们的光荣事迹，将世代代为人民传颂，他们的伟大精神，他们的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也将永远是广大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就是为了记载这些革命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事迹，歌颂这些少年儿童的不朽精神，塑造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而编辑出版的。

这套丛书里，有中、长篇小说，有故事，也有长篇回忆录，将在几年内陆续编辑出版。由于编辑能力有限，水平不高，工作中必然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诚恳地希望少年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目 次

第 一 章	“号外！号外！”	(1)
第 二 章	越过封锁线	(15)
第 三 章	复仇的火焰	(28)
第 四 章	小海的愿望	(42)
第 五 章	战鼓咚咚响	(57)
第 六 章	难民所的风波	(72)
第 七 章	伯伯的期望	(88)
第 八 章	飞行中练翅膀	(102)
第 九 章	有没有决心	(115)
第 十 章	冲，冲出虎口！	(128)
第 十 一 章	湖边的枪声	(142)
第 十 二 章	南飞的大雁	(158)
第 十 三 章	坐上闷罐车	(174)
第 十 四 章	飞雪笑迎春	(188)
第 十 五 章	大星亮晶晶	(202)
第 十 六 章	普海春宴会	(217)
第 十 七 章	一场争夺战	(231)

第十八章	夜走石灰窑·····	(245)
第十九章	真正的友谊·····	(260)
第二十章	让理想长脚·····	(274)
第二十一章	火烧长沙城·····	(289)
第二十二章	宝贵的赠书·····	(305)
第二十三章	在雾都重庆·····	(319)
第二十四章	不灭的火种·····	(336)
第二十五章	警惕的眼睛·····	(352)
第二十六章	两颗火热的心·····	(365)
第二十七章	一出戏的诞生·····	(379)
第二十八章	严峻的考验·····	(395)
第二十九章	人民的英雄·····	(408)
第三十章	明灯照亮心田·····	(422)
第三十一章	奔赴抗日前线·····	(435)
写给小读者·····		(450)



第一章 “号外！号外！”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下午，上海市的天空没有一丝儿云彩，地上没有一丝儿风。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沥青马路快冒油啦。

在提篮桥邮局发报房的门口，簇拥着许多背了报袋的报童。他们听说，日本鬼子在大清早同我们军队开了仗，报馆里出了号外，都到这儿等着发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接着又侵占热河省，向察哈尔、河北步步迫进；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日寇从北平市郊芦沟桥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现在，又把战火烧到上海来了！

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叫王小海，长着小圆脸、高鼻梁，穿着蓝条背心、浅黄短裤，戴了顶破旧的遮阳运动帽，背了个绿布报袋。他象条泥

鳃似的，侧着身子几下子挤进报童的队伍里。他的黧黑的额头上，冒着豆粒大的汗珠，心里火烧火燎的。他用乌溜溜的眼睛，望着身旁几个小报童，焦急地问道：“阿哥，真的打起来啦？”

一个脸上长着小麻子的报童说：“今天早上，鬼子从天通庵、横浜路，冲进我们闸北。噯哟！大炮轰隆隆地开呀，开呀……飞机呢，又丢炸弹……老百姓死得多哩！”

另一个穿白汗衫的胖乎乎的报童说：“我阿舅刚从宝山逃出来，说几千名鬼子海军陆战队，在吴淞口登陆，朝宝山、肇嘉浜打过来了……乖乖，江湾都能听到炮声哩！”

小海的家，住在江湾区罗港镇，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隐隐约约地听到了炮声，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他明白了，江湾将要成为战区，他心里有点惶恐起来，不知道爸爸从码头上回家了没有，他和妈妈怎么办，还有好多好多同学——许英姐姐、胡尚德、李浜生、顾雨春等人，他们的家都在镇上住，又怎么办呢？……

忽然“咣”一声，发报房的铁门被拉开来，就要发报了。小海挤上去，付了钱，领了报，是《大公报》、《新闻报》几家报的号外版。他接过号外一看，一股浓烈的油墨味，强烈地刺着鼻子，几排特号黑体铅字标题，映入眼帘：

日寇开始侵略上海

大举进犯我闸北防地

今晨开战上午猛烈炮攻

西宝兴路一带火光冲天

小海顾不得细看电文，把一大摞号外放进报袋，急步跨出报房大门，沿着马路旁的人行道，向着沪东杨树浦方向飞跑起来。他口里高声

喊着：

“号外！号外！……看东洋赤佬打进上海滩啦！”

人们以惊愕的神情，纷纷前来买号外。一个手拿大扫帚的清洁工人，看了号外，皱着眉头说：“唉！东洋鬼子又打来了，我侬老百姓，又要吃苦头罗！”

一些马路行人，围过来看号外。有的说，日本这回打上海，来头不小；有的骂鬼子伤天害理，得寸进尺。一个穿蓝布工装、手拿锄头的老工人，愤慨地说：“他妈的！逼得我们没路走，只有和他拚！我们人多，勿怕他！”

小海趁着人多，多卖了几份号外。然后跑叫着：“快看最新消息！”向杨树浦路走去。他越走越感到吃惊：有些大商店已经关了门；开了门的铺子，门口也挂着“大减价，买一赠二”、“不顾血本、推销存货”的大幅白布旗帜。有的百货店老板，还拿着毛巾、搪瓷盆之类的货



物，站在门口向顾客兜售。但人们很少去买，匆匆地走过去，脸上都有一种惶惶不安的表情。

马路上，有些难民携儿带女地向南流去。小海发现，在一辆拉行李的塌车后面，跟着一家四口人。一个小男孩子提着小提琴盒，拉着爸爸的手向前走着。他心里一怔：从那孩子的小分头、四方脸，手不离小提琴的模样看，很象是他的好朋友曹正。他快步跑过去一瞧，果然不错！他拉着这个男孩子的手，急切地问：“曹正，你们要上哪儿去呀？”

曹正和小海，虽不在一个学校读书，却在四年以前就相识了。一九三三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曹正背着书包去上学，走到平凉路日本国民小学校的拐角，被三个日本小学生围着，有的撕他耳朵，有的用拳打他，有的踢他的屁股，疼得曹正哇哇直叫。拾垃圾的小海走到这里，一见“小日本”这么欺负人，气得直冒火，从兜里掏出弹弓。弹子“嗖”的一声，正中那个用拳头打曹正的日本孩子的胸脯，另两个日本小孩，也被小海打得趴在地下。一个日本军官见小海这样悍勇，把手里的警犬一放，警犬蹿上来，呜哇一声，咬掉小海右腿上一块肉，那三个日本孩子蹦跳着进了校园。曹正感激小海救了他，从此成了要好的朋友。

曹正见到小海，又高兴，又惊愕，白皙的脸盘涨得通红：“喂哟，不得了！小鬼子就要打来啦！我们搬到法租界舅舅家里去……你家里搬不搬啊？”

小海瞪大了两眼，迷惘地说：“搬？……我也不知道。”

曹正妈妈袁毓芬，由于小海曾救过曹正，笑着同小海搭讪了几句，就催曹正赶快走。曹正依依不舍地说：“小海，江湾危险，你快搬出来吧！我们住在新开路九十号……你一来就找我呀！”

“我要是去，……一定找你！”小海望着曹正的背影，心里有说不出

的难过。

小海跑了不久，号外卖完了。他走到大纯纱厂一带时，看到滚滚的黄浦江里，停泊的日本军舰又多了。军舰上的大炮，脱掉了炮衣，虎视眈眈地瞄准着前方。日本的小炮艇、运输舰，在江里繁忙地航行着。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员，从兵舰上登陆走出码头。队列前头高高地打着太阳旗，排着四路纵队，荷枪实弹地向北开去。他们一律穿着沉重的大皮鞋，甩手走起路来，发出难听的“咔咔”声。行人见鬼子兵开过来，纷纷惊慌地避开，躲到屋里或弄堂里去。许多人家怕惹事，赶快把门板上起来。

小海站在弄堂口，眼里闪着愤恨的光。他盯了鬼子兵几眼，拐进一条小马路，来到福山码头的货栈。他要去看他的爸爸王大力。福山码头原来是沪东日本纱厂进出口仓库，最近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军需库，所有的中国码头工人，被鬼子兵强押着，日夜不停地替他们卸运弹药。小海的爸爸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他和妈妈真愁煞啦！他几次来看望爸爸，都没见着，今天他要探个明白。

码头上下，四处都有鬼子兵把守着。码头船坞前，停泊着日寇一艘大运输舰。工人们赤着身子，背上垫了汗布或麻袋片，佝偻着腰，背着沉重的子弹箱，经过一条长长的跳板，向码头上货栈里搬运。一个老工人爬上台阶，刚站着喘了口气，被一个鬼子用枪托打倒在地上。小海气得咬紧了牙关，心里在骂：小鬼子，真坏！几个仓库之间，都用铁丝网拉了起来。一批扛木箱的工人走了过来，他走近铁丝网一看，里面就有爸爸，他放声叫了起来：“爸爸！……爸爸！……”

王大力浓眉大眼，体格魁梧，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他微微直起身，抬起头端详着小海，向铁丝网刚走近几步，就被鬼子用脚踢回去，他

嘶着嗓子喊道：“小海，快回家！……你妈妈不放心……有事……”

小海还想和爸爸说几句话，一个鬼子兵端着枪向他冲过来，他掉头就跑，只听到爸爸的喊声：“有事找方老师去！……”他又害怕又气恼，心儿象要跳出来一样。跑了一阵，他转身一看，爸爸看不见了，不由难受地哭了起来：“呜呜……爸爸不能回家啦！……”

小海穿弄走巷，越过平凉路，走到黄昏时分，到了中国地界罗港镇。

罗港镇最早是个小村庄，住了几十户渔民和菜农。当中有一条泾河，和黄浦江相通。河上架了几座木桥，颇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光。由于市区工商业的发展，河南居然也盖起了一些大工厂、商店，又有了客栈、茶楼、饭馆、当铺。河北的道路狭窄，曲曲弯弯，一间象样的房子也没有。稍往北的荒滩子上，是横七竖八的棚户区，什么茅草房、苇席棚、滚地龙^①，既简陋，又矮小。住的人家十之八九是穷工人、人力车夫、清洁工和摆小摊儿的。

日寇侵略军从在宝山登陆以后，有一股精锐的部队，向肇嘉浜、何家湾杀来，罗港镇也是他们侵占的一个目标。早上鬼子的炮声一响，人们的平静生活就被打乱了。中国军队成批地从街上、桥上，向北呼啦啦地开上去，许多车辆不断地往前方运送着弹药、武器、木料和食物。从后晌起，北边来的难民，象潮水一样，涌进了罗港镇。各种消息和谣言混杂在一起，飞遍了大街小巷。商店陆续地上了门板，有钱的人家在出高价雇车辆，向租界里搬去，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① 滚地龙，即用竹竿搭成的人字形的草棚。

小海刚跨过小木桥，向镇北后街走去，被迎面来的一个姑娘一把拉住，慌张地问道：“小海，你怎么这么晚回来，真把人急死啦！”

这个姑娘叫许英，今年十六岁，长得俊秀、匀称、结实，椭圆、红润的脸庞上，镶嵌着一双动人的又黑又亮的眸子。她是宁庆学校初中部三年级学生，又是全校学生会主席。小海的家，本来住在上海闸北区，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①，日本鬼子炮毁了他的家，才搬到罗港镇来，成了许英家的邻居。小海拾垃圾、卖报，就靠许英抽空儿教他认字、学算术，后来许英又介绍他进了工人子弟学校——宁庆学校，只交书钱，不交学杂费，这才读到高小毕业。有了苦恼，许英帮他排除，干了蠢事，许英替他担忧。许英比亲姐姐还要亲哩！

小海瞪圆了眼睛问：“英姐，什么事，这么急？”

许英说：“快打仗啦！方老师让住在罗港镇的同学，把家搬到学校去住。那里是公共租界^②，总比中国地界安全些。”

“我家也搬？”

“可不是。胡尚德等好些同学的家，已经搬去了。走，我们一起找婶婶去！”

他俩走不多远，就来到小海的家。他的家坐北朝南，是一间破草

①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寇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战争。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支持下，顽强抵抗了三十四天。国民党政府和日寇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破坏了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

②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自此，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根据不平等条约，都在上海占领一定的市区，称为“租界”。在租界内，一切行政、经济大权，都由他们掌管，沪东杨树浦一带，是英、美、日公共租界，日本可以驻兵，办工厂、学校，但不能驻中国兵。

房。三面土墙的表层，都被风雨剥落了。屋里放了一张竹床，当中放了一张较大的长方桌，旁边有一张条凳，门口木格子窗下，砌了一个锅台，靠里墙放了一个木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啦。

小海的妈妈白素芝，是个三十岁的女人。从小在乡下吃糠咽菜，得了心口疼病，每顿饭都吃不多。吃了以后，胃都要疼几小时，一身瘦骨嶙峋的，一直在家养病。近一年来，胃病刚好一点，能进厂做工了，鬼子又打来了！她见小海进屋，黄瘦的脸庞紧皱起来，用责备的口气说：“喂哟，你这么晚回来，我当你出了事儿哩！”

小海抱住妈妈，慌忙解释说：“妈妈，卖完报，我看爸爸去啦！”

“你爸爸可回家？”

“他……被鬼子扣在码头上了！”

“啊！……”妈妈无限牵挂地叹了口气。

屋子里充满了凄凉的气氛。三个人都捏着一把汗，替小海爸爸的命运担心。

小海妈从锅里盛了一碗稠稀饭，挟了些咸菜，端给小海：“你跑饿了吧？”

不提饿，小海还没觉得。闻到了饭香，他才想到，肚子早饿得咕咕叫啦，由于脑子尽想打仗的事情，不怎么觉得就是了。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许英把方老师讲的搬家的事说了一遍，小海说：“妈妈，好多同学都在搬家，我们也搬吧！”

小海妈苦笑了一下：“搬？说得轻巧……搬到学校吃什么，在哪儿烧饭？”

“学校给想办法哩！”许英说。

“明天早上关饷^①，等我回来再说吧！”妈妈应付了一句，拿了饭盒、围裙，就要往外走。

小海放下手里的碗，几步跑过来，拽住妈妈的手：“妈妈，要打仗了，一个人在家……我……不干！”

妈妈抚摸着小海的头，温和地说：“好孩子，怕什么？你到英姐家去……要不找浜生做伴儿吧！妈不上班，你喝西北风呀？”

许英见小海还在拧劲，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海，今天搬来不及了。明天大早，我们一块儿搬，好吗？”

小海妈笑了笑说：“对啦，还是你英姐懂事。”说着出了门，朝河南走去。

许英安顿了小海几句话，又忙着找别的同学去了。

暮霭渐渐浓了下来，黑夜在动乱中来到了。小海手把着土木窗台，正向外张望，忽然听到街上的唤声：“小海，快来看，西北边起火啦！”

小海走出门外，他的好朋友李浜生跑过来，拉着他的手，随着乱哄哄的人流，向镇西北河滨地带跑去。那里聚集着好几百人，人们以焦急的心情，遥望着西北方天空。清脆的枪声更密集了，象是一些村镇着了火，黑烟向上翻滚着，火势越烧越大，半个天空都被映红了。

半圆的月亮升了起来。在淡淡的月光下，人们看见镇西的公路上，一部分中国军队，刚从前线撤下来，象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好几百士兵来到河滨前的开阔地带，挖起了战壕。接着，把迫击炮、六〇炮也拉来了。

人们渐渐走回家去。在回镇的路上，浜生担心地问：“小海，你说今

① 上海当时用语，即开工钱。

天夜里，鬼子会打来吗？”

小海说：“哟哟，真难说，难说哩！你回家说一声，我们一起睡在桌子底下好吗？”浜生同意了。

小海回到家里，把长方桌拉到墙根，地下又铺了张凉席。浜生跑来了，一头钻到桌子底下，匍在席子上，两手支着小脑袋，眯了眯眼睛说：“小海，你的主意不坏，我们有了避弹床，啥炮弹也不怕啦！”

小海听浜生这样说，更来了劲，把木箱里一床棉被也拽出来，铺在桌子上。两个形影不离的朋友，头靠着头，趴在地席上谈起话来。许英跑来看了看，夸了他们几句，放心地走了。

浜生叹了一口气：“小海，我们念了两年识字班，刚从高小毕业，就不念书啦？”

小海眨巴着又黑又大的眼睛：“还念书？……鬼子又开枪，又开炮，他让你念？！”

“我们学校多好啊！教我们读书，又教我们做救亡工作。”

“我顶喜欢董老师、刘老师，还有方老师……喂，他们还在学校里吗？”

“还在哩。小海，鬼子打来了，你怕不怕呀？”

“怕是有点儿怕……可是，怕有屁用啊？！”

“我听说，鬼子的一颗炸弹，能炸死好几百人，一炮能轰掉半条街。还有……什么车呀？……噢，好大好大的坦克车开过来，能把房子、树木、电线杆都轧倒！”

听到这里，小海举起手臂，在浜生脑袋上“啪”地打了一下，两片腮帮鼓得很大：“唔，你说得那么吓人，是不是替鬼子吹牛呀？”

浜生不服气，小嘴撅得老高：“你不要只当耳旁风，我看还是小心点

儿好!”

两个孩子折腾了一天，都很疲乏，说着说着都睡熟了。

黎明之前，旷野里一片黑暗，天地溶合在一起，什么也看不见，罗港镇里静悄悄的，人们都在沉睡中。

在静默的空气中，人们忽然听到“呯—啪”一阵密集的步枪声，接着是“嗒嗒嗒”的机关枪声，隆隆的炮声，日本侵略军向镇北我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小海从睡梦中被惊醒了。他推了推身旁的浜生，浜生揉着惺忪的睡眼，连问：“怎么回事呀？……”又是一声炮响，吓得他俩抱在一起。浜生挣扎着爬了起来，摸到了鞋子，手直打哆嗦，却穿不到脚丫子上。他用手拎着鞋子，急着要回家去。忽然，上空“吭咣”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呼啸着飞了过来，小海将浜生一把拽进了“避弹床”，炮弹就在后街上爆炸了！弹片摧毁了许英家屋子的一角，小海家的草屋顿时被炸坍了。屋顶的梁木、土块、杂草，一起砸在长方桌上，把两个孩子埋在里面了。

小海和浜生，被这突然的袭击弄懵了。许久，小海挣扎着爬了起来，只觉得昏天黑地，眼前一片漆黑，他拨开桌前的房土，看见屋外射进来的晨曦。浜生抹着脸上、眼棱上的泥土，发怔地问道：“我们还活着吗？”

小海说：“我俩都没有死……我们快爬出去吧！”

两个孩子从长桌下向外爬，被木头、土块、杂草挡住了路，哪里爬得出去啊！小海、浜生吃力地捣腾着，只听得有铁锹铲土的声音，还有搬木头的扎扎声，一个响亮的声音说：“快爬出来吧！”噢，原来是许英姐姐。浜生从破屋里爬出来，发现自家的滚地龙在燃烧，就飞也似的跑